

解放战争时期凯里党小组的革命活动

陌上听风少年郎

○王国梁



每次回到故乡，我都会到乡间小路上走一走。天地清明，阳光煦暖，微风荡漾，草木芬芳。田里的庄稼绵延而去，一直绵延到天边。远远看到几个少年在田野里奔跑，他们的笑语声在风中传递着，仿佛风铃轻响一般悦耳动听。他们追逐着，有时停下来互相逗引嬉戏，仿佛几只活泼跳跃的小猴子，让整个田野活了起来。

我看得入了神，恍惚间觉得时光仿佛来了一场大交错，我瞬间变成了少年的模样。时光中那些模糊的影像一张张清晰起来，那些单纯的笑容又一次浮现在眼前。“阅尽千帆，归来依旧是少年”，真的是如此。美好的少年时光扎根在心里，每一次回忆，都会唤醒那些芬芳而柔情的记忆。无论你经历过怎样的岁月流离，经历过怎样的人生起伏，只要回到自己启程的地方，一切都会瞬间归零，曾经的一切陡然间苏醒，你依旧是那个陌上听风少年郎。

记得少年时代，田野是我与伙伴们的天堂，阡陌间留下我们数不清的脚印，也留下我们数不清的欢笑。那时候没有网络，没有电视，狭小的屋子关不住一颗颗少年的心。而田野里有庄稼生长，有陌上花开，有参差绿树，有蜂蝶起舞，有虫蚁活动，有小兽出没……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，每一种事物里都藏着无限乐趣。神奇而丰富的大自然，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。由大自然引领而获得的快乐，都是最健康阳光的快乐。那些纯天然的快乐，牢牢地吸引着我们。我相信，每一个在乡间长大的人，都会对那段纯美岁月充满感情。无论他以后走到哪里，经历过什么，始终都会保持一颗简单纯粹的初心。

那时候，我们在田野里打猪草，采野花，捉虫子，追野兔。有时候爬到树上招摇，有时候站在坡顶高歌。有时候我们奔向最高的土坡，俯视生机勃勃的田园风光。居高临下，我们个个觉得自己成了大英雄，仿佛觉得世界都在我们脚下了。我们冲着远方高喊起来，希望村庄以外有个更大的世界来收容我们的声音。脚踏熟悉的土地，我们萌生出去远方的愿望。更多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在奔跑中，好像脚步很难停下来。阡陌交错相通，跑起来特别爽快。可以由麦地跑到桃园，可以由菜园跑到河堤。

虎子是我最好的伙伴，他奔跑起来简直像豹子一般，身姿舒展而优美。他跑得最快，我追不上他。我一边跑，一边冲他喊：“虎子，你听到风声了吗？呼呼的。”我想让他停下来等等我。可虎子一刻都不肯停下来，他边跑边回应我：“跑起来才有呼呼的风声呢，停下来听不到！”单纯的少年，在田野里撒欢儿，释放着身体的能量，享受着最简单纯粹的快乐。那种快乐，只有与自然亲近才能获得。

有时候，我会一个人坐在田埂上，默默地看草长花开，看蜂飞蝶舞。我发现，停下来也能听到风声。安静的时候，风声是那么清晰，忽大忽小，忽远忽近。风过田野，草木们也发出细微的声响，那么亲那么近。我竖起耳朵听，感觉风是一阵一阵的，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觉得时光就在这风声里缓缓流逝了。陌上听风的少年，品味到一种微甜的味道，那是少年时光的味道。

流年似水，岁月更迭，转眼间陌上听风的少年，已然成为岁月深处的剪影。但那份美好的情怀，永远留在了心底。

小暑至，伏天近

○李育蒙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有云：“暑，热也，就热之中分为大小，月初为小，月中为大，今则热气犹小也。”

夏至过后，按照农历节气，当属小暑。暑即为炎热，当然暑分大小，热也分高低，小暑还不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，所以谓之“小”。

暑，在孩童时代，还意味着暑假假期的开端。夜傍无事，常常会沿着屋檐四周捉蟋蟀玩。“温风至，蟋蟀居宇，鹰始雊”，这是小暑的节气特点，也是农时送来的自然风物。不过这个时候，这么热的天，不在家消暑，却在屋檐捉蟋蟀，多半会有母亲的呵斥。小暑之后，难寻清风，所谓的消暑，也不过是母亲蒲扇里摇出来的阵阵清风。

“小暑至，伏天近”。以往在家的时候，大人们总会这么说。夕阳落下，吃过晚饭的农人，难得坐下来闲眼的时光，都会感叹即将难熬的“三伏天”。“小暑逢数头伏”，虽然还未到伏天，但是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”，炎热自不必说，小暑已经早有了伏热的潜质。关键是在这一时期，对于农人的考验，对于作物来说即是患难。气温的升高，伏旱之际，正是作物生长旺季，农人的管理不可缺少，不论天气多么潮湿闷热，都不能误了农时。大自然的考验，熬过去了，总会有秋天的瓜果飘香谷满仓。

老一辈人对于农时的敬畏是时刻放在心头，践行在生活中的。小暑开始，无论是多么艳阳高照，父母他们下地总会带上雨具。小时候，打谷场上，父母也会时刻叮嘱我们要注意“跑暴”天，注意收好稻谷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早稻收割的季节，正是这一时期。父母亲在田间收割，我们则在打谷场上晾晒。但是这高温配着降雨组成的“跑暴”天，总会突如其来。已经熟悉了农时的农人不会措手不及，斗笠早已备好，哪管它风雨。但是打谷场的我们，每一次“跑暴”天，抢救稻谷都弄得灰头灰脸，汗水夹着雨水，每一次狼狈不堪。

伏天近，还体现在母亲的厨房里。无论从前还是现在，这时候的中餐多半是已经煮好放凉的稀粥，配的小菜则是苦瓜。母亲也总会告诫说，夏暑伏天，要多吃苦，可以清热解暑，可以凉血泻火。这么多年来，无论是以前在农村，还是现在城市，母亲在饮食上，依然保持着对农时的敬畏。

只是，很多时候，我们在远离故乡的道路上，把这些敬畏都弄丢了。



第六节 策反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

1949年，随着解放大军的顺利推进，国民党炉山县的军、政、特等组织出现异常活动，这引起了李光庭的高度重视。为掌握敌人的动向，李光庭要求周振华尽快搞到敌人的活动计划、方案，以便及时摸清敌人的企图。与此同时，为了稳住炉山的局面，李光庭加强了策反工作。周振华获取的国民党贵州省的“应变计划”，便成为形势反是相当严峻。他及时找到李长青、孙鸿涛商议，对本县的保安警察大队、清平民众自卫大队、旁海区翁项乡地方武装这三支主要武装进行认真分析。他们认为县保安警察大队有180人枪，冯绍棠名义上兼大队长，实际上由蒋泽霖负责，而蒋泽霖与李光庭有深交，将身体虚弱，基本依靠李光庭抓这支队伍，做蒋的策反工作比较有把握；清平民众自卫大队辖3个中队共9个分队总计300余人，其头目是清平镇镇长兼大队长陈鹏，副大队长罗平礼。陈鹏、罗平礼与孙鸿涛原是上下级关系，私交甚好，孙鸿涛做他俩的策反工作比较合适；翁项乡地方武装，其首领杨耀宗原为贵州黔东清江清乡司令王朗轩的一个营长，共有三四百人。其与孙鸿涛私交甚笃，孙鸿涛有把握抓住这支武装。其他乡镇也有武装，但主要得抓好这3支武装。同时加强对周边各县的政治攻势，力争把可能变为现实。方案确定后，他们便开始分头行动，开展对国民党军、政人员的策反工作。

就在这一刻，省工委通过地下交通员为凯里党小组送来中共中央关于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、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》等重要文件。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之后，而突然接到上级党组织送来的文件时，李光庭和李长青就像久别的游子回到家里一样，顿时感到无比的温暖和激动。为贯彻文件精神，他俩迅速召集孙鸿涛、陈松禄等学习，并展开讨论。会上，明确由李光庭负责掌握和控制炉山县保安警察大队，孙鸿涛负责掌握清平民众自卫大队，李长青等负责组织发动群众，配合争取武装工作。随后，他们按照会议的决定，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渠道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传播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，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正在进行全面反攻的谣言，争取团结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，掌握一切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的武装。

早在1948年11月，国民党麻江县县长艾玉章参加贵州省检查团到炉山检查工作，他私下会晤了孙鸿涛，意在了解共产党的政策。他试探性地对孙鸿涛说，目前贵州的中层干部，欲战无力，投靠无门，惶惶不知所终，有的人掌握几百把人枪，有的人掌握一两个团的兵力，总起来万把人可集。你的老友聂炳圻（抗日战争末期的炉山县长）知道你搞共产党活动，因而盼望你到贵阳相商，搞出一块地盘，迎接解放军进贵州，作为献礼。孙鸿涛得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李光庭作了汇报。李光庭与孙鸿涛对艾玉章的处境和动机作了认真分析后，认为策反艾玉章的时机已成熟，李光庭便及时约见了艾玉章，向艾玉章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，欢迎他弃暗投明，为人民立功。同时安排孙鸿涛与艾玉章同住贵阳会晤聂炳圻。艾玉章启程那天，因孙鸿涛行动慢赶不上车，未能同行。但李光庭和孙鸿涛对艾玉章的策反工作取得了成效，1949年11月14日解放军进军麻江时，艾玉章率部主动撤出县城，未作任何抵抗，麻江县因此得到顺利解放。事后，艾玉章又率部向解放军投诚。

1949年初，包和麟任国民党台江县县长。包和麟原是孙鸿涛读小学时的校长，对孙鸿涛一向很器重。因此，他到台江就任后，便特意请孙鸿涛到台江担任他的主任秘书。此前，冯绍棠已察觉孙鸿涛与李光庭交往甚密，有搞“异党活动”嫌疑，决心驱逐孙鸿涛出境，只是慑于李光庭的势力和影响，冯绍棠不便对孙鸿涛亲自动手，想借刀杀人除掉孙鸿涛。对于孙鸿涛的处境，李光庭也十分担心。

为使孙鸿涛脱离险境，李光庭考虑到孙鸿涛与包和麟的关系，便让他先去台江躲避一下，同时也可做包和麟的策反工作。就这样，孙鸿涛便随包和麟于3月到台江上任。到达台江后，孙鸿涛常常借机与包和麟谈论时局和个人的去向问题，同时，向包和麟宣传中共对投诚人员的优待政策。在孙鸿涛的反复疏导下，原来思想极其顽固的包和麟，逐渐发生转变，态度也开始有了动摇。孙鸿涛察觉到包和麟的变化后，立即回到炉山向李光庭作了汇报。李光庭肯定了孙鸿涛的策反工作，并要求他继续争取包和麟。7月的一天，包和麟对孙鸿涛说，他打算拉保安警察大队上雷公山打游击。为稳住包和麟，孙鸿涛对其义正词严，指出其唯一的出路是带保安警察队向炉山靠拢，想办法与其与解放军沟通。在孙鸿涛的说教下，包和麟也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当即表示愿意听从孙鸿涛的安排。后来在解放军向台江进军时，包和麟率县政人员和保安警察队50余人枪撤离台江，到炉山县凯里乡向人民政府投诚，受到了炉山县县长孙紫芳等人的热烈欢迎。

解放前夕，冯绍棠准备利用旁海区民众自卫队长杨耀宗的势力和翁项、旁海一带复杂地形对抗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。而此前，孙鸿涛作为国民党炉山县政府官员与杨耀宗常有交往，由于孙鸿涛为人义气，杨耀宗对孙鸿涛怀有好感。当人民解放军兵临炉山县时，冯绍棠慌作一团，准备弃城逃跑，但逃跑之前，他仍通知杨耀宗到县里领几挺机枪，以对付共产党。当杨耀宗到达县常备总队时，李光庭乘机给他讲大局、讲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，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。后孙鸿涛赶到，直接问杨耀宗：“你现在到底做什么打算？”杨耀宗知道孙鸿涛与李光庭关系非同寻常，答道：“唯你马首是瞻，只要你来封信就照办！”炉山解放时，按照县委书记崔方亭的指示，孙鸿涛写信由组织部长单志远转凯里镇吕国富派专人送给杨耀宗。第二天，杨耀宗派其亲信潘业忠送来领去的2挺机枪，并表示不与共产党为敌。尽管后来杨耀宗被误杀，杨耀宗的兄弟与部属叛变为匪，但这次政治攻势取得的成功为炉山的顺利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会议结束后，李光庭、李长青、王毅、陈松禄、孙鸿涛立即动身，当晚一行人在万潮歇宿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一行人分成两路，向着各自的目的地急奔。不久，王毅、孙鸿涛抵达老鸦山，见到陈鹏、罗平礼等人后，王毅、孙鸿涛将解放军的威严，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以及中共炉山县委的态度等向陈鹏、罗平礼进行了宣传。陈鹏、罗平礼等听了之后，解除了顾虑，并立即集合队伍，请王毅、孙鸿涛作起义动员讲话。讲话结束后，全体人员随即兵分两路离开老鸦山。其中一路由副镇长率领，共有100余人，其任务是护送家属和搬运物资进入炉山城。另一路则由王毅、孙鸿涛、陈鹏、罗平礼率领，去截冯绍棠。当队伍抵达三江时，听说冯绍棠已经从凯里外逃，便命令队伍折返开赴炉山县城。这路部队只有170余人，步枪130余支，机枪3挺，手枪若干只，子弹、手榴弹若干箱。11月18日，当队伍到达炉山县城时，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孙紫芳亲自迎接，并对全体投诚人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随后，县人民政府还特意设宴招待了全体投诚人员。

自万潮分手后，李光庭、李长青和陈松禄急速赶往凯里，在中午之前便到达了凯里。而几天前逃窜到凯里的冯绍棠不甘心失败，他召集吕国富、蒋泽霖、杨秀峰、王启型和蒋文彬等人开会，要求他们按原计划掌握好常备中队和防剿大队等武装。此外，冯绍棠还向毛秉权、王海樵、杨秀峰等人下达命令，要他们在人民解放军压境的情况下，搞假投降、交坏枪、保好枪。并以各种面目伪装进步，接近人民政府官员以骗取信任打内部掌握情况，时机成熟后把人拉出去以伺机反扑，占一个地方打游击。在做好以上安排后，为联合周边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共同实施“应变计划”，冯绍棠找到恰巧回到凯里的李光庭，要求李光庭派兵护送他回去雷山。面对即将逃跑的冯绍棠，李光庭本想当时就将其抓捕起来。但考虑到蒋泽霖和吕国富都掌握有武装，如果立即行事，可能会发生武装冲突。于是，李光庭便安排胥荣亮率他的第九班护送，并密授胥荣亮配合李长青在途中逮捕冯绍棠的具体办法。胥荣亮按照李光庭的吩咐率第九班上路。当一行人到达排乐时，胥荣亮声称士兵疲惫，又无钱吃饭，不愿再走，有意拖延时间。冯绍棠的秘书无可奈何，只得给每个士兵发了两块银圆。冯绍棠见此情况，担心其中有诈，便催促赶路。正在此时，李长青也赶到排乐，不料被冯绍棠的舅子赖新辉看见，他急忙将此情况禀报了冯绍棠。李长青见冯绍棠已有所戒备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便走进王仲纯家喝茶隐蔽，相机行事。然而，等到李长青从王仲纯家出来的时候，已如惊弓之鸟的冯绍棠此刻已逃到了对面的山上。而此前，当发现冯绍棠逃跑时，由于没有李长青的命令，胥荣亮也不敢擅自作主，只能眼看着冯绍棠带着家眷逃离。

冯绍棠离开凯里后，李光庭便加紧了对蒋泽霖的策反工作。但是，由于蒋泽霖的思

第七节 炉山县和平解放

1949年10月，在毕节隐蔽活动的王毅因环境险恶，便从毕节经贵阳秘密到达炉山与李光庭相会。不几天，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电令冯绍棠缉拿。冯绍棠老谋深算，虽然他对李光庭的活动早有察觉，王启型此前已对他作过汇报。但是，冯绍棠也清醒地意识到，李光庭手握兵权，实力逐日壮大，不但他惹不起，连蒋泽霖也惹不起。他心里明白王毅必定为李光庭藏匿，但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，他不敢贸然行事，更不能亲自出面。于是，冯绍棠把电报转交给蒋泽霖，同时对他面授机宜。蒋泽霖按照冯绍棠的授意，又把电报转给了李光庭，并观察李光庭的反应。李光庭接过电报后，拍案叫来值日官，命令保警队全城搜查。由于是李光庭的安排，而且保警队中不少人早就知道王毅与李光庭的关系，搜查自然没有结果。冯绍棠见一计不成，又来一计，借口有紧急事务，召集蒋泽霖和李光庭到县政府面晤，意在将李光庭调出住宅。接着，蒋泽霖的副官和随员数人闯入李宅，将李宅内外看了一遍，一无所获，只得悻悻而归。

11月上旬，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某部败退至炉山，准备放火烧县城，李光庭率队前往阻止，保护了炉山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此时，顽固不化的冯绍棠坚持反动立场，企图负隅顽抗到底。11月6日，他召集清平防剿队全体官兵训话，命令陈鹏、罗平礼率清平民众自卫大队精壮300人死守县城，与县城共存亡，布置保安警察大队副杨耀宗在旁海组织防剿大队阻击解放军，他自己则准备常备总队到凯里，上山打游击。11月9日凌晨，冯绍棠闻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先头部队逼近炉山，立即带上贴身官员和常备总队逃往凯里。11月10日，国民党炉山县委党书记黎安仁眼见炉山即将解放，便弃城出逃。为了隐匿身份，他在虎庄烧毁档案后，只身逃走。国民党政权在炉山县城的统治至此结束。

冯绍棠逃走后，孙鸿涛立即嘱咐陈鹏和罗平礼，将布防炉山城垣的清平民众自卫大队撤出，开赴万潮乡老鸦山，亲自安排他们数百人食宿。接着，孙鸿涛赶回炉山县城，与王

共建卫生城市 拥抱健康生活

中共凯里市委 凯里市人民政府